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一

九

鹿鳴之什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與

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

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

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之迹故

謂之正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大雅譜

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

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

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

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

里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

寺流九之二

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覽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摠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棫樸思齊皇矣靈臺

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爲盛大雅以盛爲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爲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綿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旣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卽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旣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旣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旣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旣聖能代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縣與旱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旣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綿云文王厥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

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棧樸云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竝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爲先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爲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卽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

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睦燕
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
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
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
采芾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
率後枋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事繼之以文
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
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
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
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
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
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卽爲
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
三篇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
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
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
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
是事重爲常歌故以爲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
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芾爲伐昆夷而
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枋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

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
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
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
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
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
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
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云禴
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
諡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
文武之諡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會無
言其諡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為小雅後作
為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
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
以作之先後為次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檢其
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
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
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
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
述小政為小雅之體以政與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
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

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鬻其大校不可
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
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
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
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
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
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
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縣
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
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
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
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而卷阿皆是可知知
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
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
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
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
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諡焉由庚既為周公

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詩也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竝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洞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蒞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矣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夫

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
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
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
事可以飲燕諸侯襄賜有功故次湛露形弓也既見因饗燕
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爲天下之所
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
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
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爲孺子養老之事周公
所爲行葦言成王爲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
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
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
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
之戒公劉云成王將蒞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
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
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
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
爲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
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
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
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爲之歌大雅服

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旣醉鳧鷖爲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旣醉之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爲武王詩乎卽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爲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旣說二雅爲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

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
飲酒云乃合樂闕雖鵠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
南關雎召南鵠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爲鄉樂鄉飲酒
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用之鄉飲酒是鄉可
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爲鄉樂矣左傳晉爲穆叔
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旣定爲鄉樂
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
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
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已樂而穆
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爲用天
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
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
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
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
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於
是明矣自然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爲諸侯之樂於
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
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
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

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
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
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祀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
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此不言
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
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
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
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
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
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貢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工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爲肄業及之
故不敢拜今伶簫誅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賜使臣敢不
拜既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
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
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

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
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
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
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翁
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爲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
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
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
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
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
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
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
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
公則爲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
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爲元侯則其餘侯伯
爲次國子男爲小國非元侯也故摠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
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
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
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
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
於諸侯摠次國小國爲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

則亦摠次國小國爲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
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
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
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
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
不歌四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
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
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四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
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
合鄉樂。正義曰燕祀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礼
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爲文
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礼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
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
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
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
饗元侯歌四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
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
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四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爲上
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
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

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
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
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爲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
頌矣而謂饗元侯爲天子上取者詩爲樂王者盡用之但鄭
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爲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以
四夏爲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爲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
爲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
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交與天子燕羣
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爲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
爲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旣以等差定之使
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
禮之注盡論詩爲樂章之意旣以風爲鄉樂小雅爲諸侯之
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欲明
雅頌盡爲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
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卽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
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
臣子合鄉樂爲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
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爲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四夏
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
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爲別者以穆叔

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爲兩君相見之
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
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
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爲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
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
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
而有幣酬卽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
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
相爲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
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
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
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
俱有也國君與臣竝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爲
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爲
差不由饗燕爲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
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
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
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
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

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爲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者可以速下似爲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速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

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諡自顯唯厲王小雅諡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印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

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茲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
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
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
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
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兩無正云周宗既
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
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誓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
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
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
民勞名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
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
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爲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
前矣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
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
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次故次
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爲惡
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
甚焉故以爲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兩無
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故

爲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兩無正爲小故曰小
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兩無正之先今而
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
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
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尙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卽位
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
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羗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
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爲始
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
甫謚云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
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
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竝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
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
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
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
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
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
衰刺詩爲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
爲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
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旣憂百姓天下復平

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
烝民韓弈也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
武事故次在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爲後
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獫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
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以
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
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
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
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
既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
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
明初卽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爲
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
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
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爲王惡漸大故責
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
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知
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
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

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厥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牽序云褒姒嫉妬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

是以閱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
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
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
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
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
之形容有小大所以爲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爲大雅政治爲
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旣殊惡者之中
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
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
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
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
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
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旣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
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
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
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

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人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過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感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鐘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棣則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都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為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誅備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

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
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
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厠
於其間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
弟之義以爲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
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旣崩爲周公成王時
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旣
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
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
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荅趙商云
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
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
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爲譜故說
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
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
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
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
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爲
幽此旣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爲序之後乃移

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
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
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
得移改也毛旣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
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
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
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
甚焉旣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正義曰言
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
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
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爲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
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
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先王起衰
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
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
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
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爲不次故移之
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
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
美無爲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

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旣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卽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摠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薛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以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爲序當孔子之時未宜次在什中今此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爲第二形弓爲第三鴻鴈爲第四節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爲卷一篇不足爲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爲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鴈之什

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亾者以見在爲數志在
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
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
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
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爲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
多於今咨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爲一卷明
亦分別可知既分爲卷固當以十爲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
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爲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
前無之什也爲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爲卷則
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
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
猶國風之類以國爲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況不滿十
篇明無所用
於之什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一

黃中模彙

毛詩注疏按勘記 九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大雅譜

而別世載其功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別當作列形近之譌

大雅以盛為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王疑主字誤是也

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成當作武形近之譌

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比誤此下比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為次同

可王之事繼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可當武字誤是也

又大雅生民及卷阿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及上剗添下字案所補是也

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與下當脫賢與二字

小雅十六為正經

閩本明監本毛本六下有篇字案所補非也

警如爲室

補毛本警作警

天子食元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食當饗字
譌是也

言金奏者始作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未當
樂字譌是也

小國於次國於小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弼讀
小國上屬其下改小國相於次國

非也此當八字一句謂小國之於次國及小國之於小
國也小國在次國下故不得言相於若倒小國相於在
上則無以說次國矣

則元侯相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於上下文
可證

燕羣臣乃聘問之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
乃恐及誤是也

於元侯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饗讀四字一
句

文與天子燕羣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
文是也

自由尊用之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卑誤用是也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卽饗所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酬下浦鏗依彼

箋添十二字非也饗專係飲彼正義有明文不得兼引食

禮者可以逮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禮下有輕字案所補是也

鄉飲酒大夫之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鄉至大劉添者一字

作懿以自誓

閩本明監本毛本誓作警案山井鼎云國語作傲作誓爲非是也抑正義引作傲

事在大雅之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雅當作流彘上下文可證

綱紀廢次

補毛本次作缺按缺字是也形近之譌

論怨嗟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怨嗟當惡差之誤是也

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

閩本明監本毛本羌作姜案所改是也下羌戎爲敗亦當作姜

是序此篇之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何也獨無刺厲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以誤也是也

今先王起衰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當作宣下文可證

興廢於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廢下有存字案所補是也

咨者無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咨恐昔字非也咨當作古出車正義云古者無紙可證

皆用簡札

閩本明監本毛本札誤禮案因十行本以札為禮之別體而誤改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二

三十

鹿鳴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飲之而有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飲於鳩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丘房反篚音匪侑音又。

疏鹿鳴三章章八句至

心矣。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

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摠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

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祀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爲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爲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爲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燕祀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旣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祀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敍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旣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摠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飲之至侑幣。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祀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祀食用幣之意也饗祀云準此亦爲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

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
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
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一則
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
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
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形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
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為
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
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
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
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
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
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
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
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
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
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
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
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

燕祀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

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
以成祀也箋云苹蘋蕭。呦音幽苹音平萍本又作萍薄丁

反江東謂之藻藻音瓢扶遙反懇
苦很反樂音岳又音洛蘋音賴。**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且將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

書曰篚厥立黃。簧音黃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

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好呼報反注同示毛如字鄭作寘之

鼓反行毛如
疏
呦呦至周行。毛以為呦呦然為聲者乃字鄭胡郎反是鹿鳴所以為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

之苹草言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

下而共行饗燕之礼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名臣下臣下被名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為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

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享之瑟琴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

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
下二句爲異言己所以召臣燕食琴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
己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用官之法要須人
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
與故臣下皆賢己由是當享食之○傳鹿得至成禮也○正
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
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爲興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絕羣
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
懇誠以爲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
嘉善愛樂其賓客而爲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
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
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謂羣臣
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
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故
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
如鹿得萃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歛誠之意盡於此
耳據此是君召臣明矣○箋萃蘓蕭○正義曰釋草文郭璞
曰今蘓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
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萃萍其大
者爲蘓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蘓云予以采蘓南澗之濱者也

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篚篚至幣帛。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爲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卽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箋書曰厥篚玄黃。正義曰箋以篚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胤征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爲胤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書故不同耳。傳周至行道。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箋示當至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怵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祿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故易傳也

蒿菽也。蒿呼毛反，菽去乃反，字又作莖，同本，或作牡菽，牡衍字耳。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忒，君子是則是倣。

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

義是乃君子所法，倣言其賢也。視音示。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倣倣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

傳蒿菽。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菽，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菽。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菽也。本或云牡菽者，牡衍字，牡菽乃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箋：視古至甚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示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與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

也。敖遊。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殺以名臣下，臣下既來我

也。敖遊。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殺以名臣下，臣下既來我

也。敖遊。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殺以名臣下，臣下既來我

也。敖遊。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殺以名臣下，臣下既來我

也。敖遊。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殺以名臣下，臣下既來我

也。敖遊。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殺以名臣下，臣下既來我

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悅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
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
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
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
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
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
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示是視
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
今世示人物爲此示字因改視爲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
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
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
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
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
愉薄禮義愉音史說文酬爲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
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愉者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
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傲也以
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
者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爲至道至注詩後
更爲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爲旅時語古也故爲先

王道德之音其實能語先王之德音卽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呦鹿鳴食野之芩芩草也。芩其今反說文云蒿也又其炎反。我有嘉

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樂之久。和樂音洛注下皆

同湛都南反字又作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

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夫不音符。

疏傳芩草。正義曰陸機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文王為西

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

篇末注同使所吏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

疏四牡三章章五句至說矣。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為西

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
 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耳今臣使反
 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
 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
 摠述勞意於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 騤騤行不止之貌周
 經無所當也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 道歧周之道也倭遲
 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
 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騤芳非反倭本又作委於危反遲
 韓詩作倭夷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盬不堅
 朝直遙反。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盬不堅
 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云無私恩非
 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
 事。盬音古 **疏** 四牡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
 思息嗣反。 **疏** 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騤騤然行
 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
 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
 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
 我知汝之如是也。傳騤騤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使臣
 之辭明慰其勞苦故以騤騤為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
 容騤騤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騤騤也又二章傳曰嘽嘽

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駮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爲歧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歧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卽非適王畿也故鴟羽林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者謂今鄉飲酒燕祀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爲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傳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爲公義故以思歸爲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卽私恩主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啓處將父母是也箋以傳言未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

鄭鄉飲酒燕礼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辞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四牡駢駢

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四牡駢駢

又作鬣音毛。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受命舍幣于禰乃行。跪求毀反郭疏傳臣受至乃行。

命使者使者辞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

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

礼既釋幣於禰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

舍幣於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礼命使者使

者辞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别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遑啓處也

翩者離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雛夫不也箋云夫不

鳥之慈謹者人皆愛

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樹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翩音篇。雛音佳。本又作佳。樹況甫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鳩。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鳩。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鷖起角反。王事靡盬不遑。

將父

將養也。養以尚反。下注同一音如字。

疏

翩翩至將父。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厲之。

言翩翩然者雛之鳥也。此鳥其性鷖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雛夫不。正義曰。釋鳥云。雛其夫不舍。人曰。雛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雛。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雛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鷓鳩也。箋夫不至。栩木。正義曰。言鷖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鷖謹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翩翩者。雛可獲安乎。鳥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翩翩者。雛

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杞。枸櫞也。杞音起。枸音苟。本亦作苟。同。櫞音計。

王

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駮駮

駮駮貌。驟

助救反又仕救反駮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林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母來諭

諭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云諭告也君勞使臣述時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

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諭音審。

疏不豈

至來諭。毛以爲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傳諭念至不至。正義曰諭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爲尊愛爲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箋諭告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諭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諭爲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

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爲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爲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爲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爲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爲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爲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

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使所吏反注下並同不辱命一本作不辱

君命**疏**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

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

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

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

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

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

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為此次也序以君本送

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

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

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
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
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
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
于彼原隰 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
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
色箋云無遠無近維所之 **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駉駉
則然。煌音皇又音晃。 **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衆多
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
懷也和當為私眾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

留則於事將無所及。○駝所中反。○**疏**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文王勅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者不以下而易其色

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

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駝駝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旣不稽留恐

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傳皇皇猶煌煌。○正義曰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爲宜故猶之

而章傳云雖懷和。○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旣以每爲雖懷爲和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

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箋春秋至所及○正義曰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

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

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駝駝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况其縱欲懷安

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

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

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為義故引而破
 之言毛氏亦為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為
 雖縱使變和為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為私下
 復解傳中和為忠信為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
 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
 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駮
 駮為眾多征夫為行人故箋申之言眾行夫既受命當須速
 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
 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
 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眾行夫者使與上介眾
 介摠戒勅之非一故言眾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
 介立於其左接聞命眾介則不與此得摠勅之者彼受命者
 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眾介不與聞命
 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勅雖眾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
 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
 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馬維駒六轡如濡
箋云如濡言鮮澤也。駒音俱本亦作驕濡如朱反
 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
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

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咨本亦作諮。疏。我馬至咨。諷

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

如汙物之被洗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

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諷事焉。傳忠信至為

諷。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

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

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

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諷杜預曰問

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

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

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

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諷咨事為謀與左傳

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為事又曰事當為難是

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諷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為此者

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諷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

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

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為先後耳我馬維騏

六轡如絲音其忍音刃。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咨事之難易為謀。易以鼓反。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

爰咨度

咨礼義所宜為度。沃烏毒反。沈又於縛反度待洛反注同。

我馬維駟六

轡既均

陰白雜毛曰駟均。調也。駟音因。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戚親

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詢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疏傳兼此至六則成六德言慎其事。詢音荀。諮親為詢。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箋中和至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詎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為己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為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為忠人言為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

忠信爲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爲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爲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己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己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諷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爲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荅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荅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荅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

是也孫毓亦以為然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為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

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召上照反為作于偽反。

疏

常棣入章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主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

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

於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
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序
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
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餒不須論之且所以爲隱也此
經入章上四句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
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
始說燕飫卽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以非常事燕主
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
相成也○箋周公至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
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
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
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
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
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公之詩曰兄弟鬩於
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
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
親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
指此名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
言名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名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恩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名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名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卽管蔡也不咸卽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舉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之末不

得為管蔡故問之鄭荅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
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
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
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與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
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

鄂是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
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鄂五各反
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韡鬼反常棣棣也本或作常
棣移音以支反又是兮反按爾雅云唐棣棣常棣棣作移者
非不拊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凡今之人莫如**
也拊亦作拊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

兄弟聞常棣之言為今也箋云不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
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疏**

常棣至兄弟○毛以為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
韡韡而光明乎以眾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與兄弟眾多
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
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
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
鄭以為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

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
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
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
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
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
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
文與彤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與兄
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箋承
華至拊同。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為承華曰鄂也又古
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故知當作拊拊為鄂足也以
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
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
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
傳者以華之外發取次多為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詳理切
近故不從毛也。傳聞常棣之言為今。正義曰傳以凡今
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
以聞常棣之言為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
之事以次而為常棣
之歌為來今是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威畏懷思也箋云死

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怖普布反。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哀聚也求

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疏

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哀薄侯反。疏

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人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

當求以相耽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榮

顯之譽所。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春令離渠也。飛則鳴以相半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離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春井益

反亦作卽。又作鷺皆同。令音零本亦作鷓同。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昌慮反。每有良

朋況也。永歎。沉茲永長也。箋云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或作兄非也。嘆吐丹反。疏。春令至永嘆。正義曰春令者

又吐旦反。以協上韻。疏。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嘆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傳脊令至急難。正義曰脊令離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繪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救耳

兄弟鬪于牆外禦其務

鬪很也箋云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鬪而外禦侮也

。闕許歷反牆本或作廡在良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很戶懇反。

有良朋烝也無戎

烝填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

填賓塵同。烝之承反填依字音田與賓同又依古聲音塵久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填賓塵同相如字又息亮反下同

疏

兄弟至無戒。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闕恨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

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

曰不如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為御爾

雅無訓疑俗本誤也。傳闕很。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

求勝是也。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

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切切然定本

作切切惺惺

疏

傳兄弟至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然琢陟角反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

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

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

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惺惺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惺惺依論語則俗本誤

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餼。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祀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祀則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祀。故陳之示親親也。飫祀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祀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祀矣。上二句為飫，下二句為燕。飲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傳：孺屬至尚毛。○正義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以所序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年齒為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尊尚爵。妻子好合如鼓，燕則親尚齒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瑟琴

箋云：好合至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好

呼報反應對之。應和胡臥反。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翕合也。○翕許急反。湛，答南反。

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

疏

妻子至且湛。正義曰：上章並陳飫燕之祀，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

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
 之皆傲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
 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
 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箋王與至房中。正義曰此
 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
 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
 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
 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觀用幣謂
 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
 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
 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
 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
 為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礼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
 宗子將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深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礼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
 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礼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
 族兄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礼祭
 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餞去之庶羞主為尸

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待終曰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

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固言之此燕及妻而連言子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

宜爾家室樂爾妻帑

帑子也箋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

兼言焉。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孥字今讀音孥也。

是究是圖宜其然乎

究深圖謀

亶信也箋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亶都但反。疏。宜爾至然乎。正義曰王親宗
 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
 矣若族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
 大小家室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
 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傳孥子。
 正義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
 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二

常棣之華
 鄂不韞如
 王侯之貴
 無不翼翼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栞

卷九
 常棣

毛詩注疏校勘記 九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鹿鳴

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政論德以儀禮注考之是也

故敘以燕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弼云因疑目是也

饗謂享大牢以飲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亨誤享考儀禮注是也伐木正義引

作亨

吹笙而鼓簧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宋書樂志引吹笙則簧鼓矣君子陽陽疏言吹笙則

鼓簧今考此引者以意言之耳傳本是而字考文古本無而字誤

書曰篚厥元黃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篚厥二字當倒毛居正六經正誤云篚厥元黃作厥篚元黃誤

興國及建本皆作篚厥其說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書曰厥篚元黃是正義本如此也故下文云今禹貢止有厥篚

元纒之文而鄭禹貢注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為允征文正因此箋作厥篚與禹貢相涉故言今止有以明黃字之非彼文也若作篚厥但當引彼注不煩言此矣

示當作寘小字本相臺本寘作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示下云鄭作寘六經正誤所載作寘十行

本正義中皆作寘考此寘字從宀者在說文新附卷耳代檀經各本皆作寘段玉裁曰即寘之譌文是也而自唐時即有分別從宀者訓置從宀者為東山常棟箋字訓久者矣

瑟琴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笙案所改是也此正義用王肅述毛也見下

琴瑟笙幣帛愛厚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無琴字案所刪是也

琴笙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瑟案所改是也

桃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愉他侯反又音踰正義云愉音史說文訓為薄也又云定本作愉如其

所言不為有異應是定本作愉依爾雅改耳當以釋文正義水為長

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葷
爾雅注無此讀以上十二字為一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下為字衍也今

目視物與示傍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與當作為因別體俗字與作与而致譌也

說文酬為薄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訓誤酬是也

定本作愉者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愉當作偷見上者當作若屬然字別為句

○四牡

箋云無私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是自此盡辭王事並屬傳也段

玉裁云是也

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又定本私恩作思恩誤互易其字也

正義本作私恩上文可證

字又作鳩補毛本鳩作鴉

離名其夫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無其字今考彼疏引云離一名夫不

祝鳩離夫不者故為司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孝爾雅疏即采此正作孝

而今本亦誤為者

今鷓鴣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鷓鴣是也釋文引草木疏云夫一名浮鳩浮即鷓鴣字

也

述時其情

小字本相臺本時作序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敘案序字是也

後為詩人歌故云歌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人形近之譌

○皇皇者華

每離懷和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皆如此又云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離二字又云蓋鄭所

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
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云
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云云經義雜
記以為王肅私加是也○按舊校非也毛於此云每雖懷
和也未章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蒙此傳而言
以釋經文每懷靡及也傳自作和箋乃易和為私字未可
牽合句云每雖二字為後人所加非也鄭云中和謂忠信
也是鄭謂中和即經之用絕非毛意毛以用也咨也詎也
謀也度也詢也為六德皆在雖有中和之外

懷私為每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引國語私當如彼
文作和韋昭云後鄭司農云和當為私即

據下箋也正義云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為私為
和誤也考此則正其誤在下此當仍作和矣正義中臣聞
之曰懷私為每懷是外傳以為懷私末章正義中箋云懷
私為每懷皆和字之誤亦見經義雜記

明魯語所亦當為懷私

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云字
案所補是也

我馬維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駒音俱本亦
作驕正義云維是駒矣是其本作駒與株林同已

見彼下

則於是訪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是作之案之字是也

箋以破和為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疑已字誤是也

○常棣

上四句言兄弟光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章誤句是也

以為二叔宜為夏之末

明監本毛本之上有殷字閩本刺入案所補是也

即傳言云二叔可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衍

鄂不韡韡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鄂五各反詩經小學云鄂字從口今考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

文皆從口作地名之鄂疑此經乃依聲託事也說文口部無鄂韡下引此詩作萼出後人所改艸部亦無萼字李善長笛

賦注引字林鄂直言也鄂字當始於漢而周禮禮記注用之○按古或有从口之鄂說文或有遺漏之字

不當作拊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不下云鄭改作附又不拊同下云拊本亦作

附前注同考說文木部云拊闌足也山海經員葉而白拊集韻十虞亦作拊皆從木而羣經音辨載此字在手部則當時釋文字已從手也

與此唐棣異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蒲鏗云與此當誤倒是也

管蔡之事以次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次誤是案皆非也以次當作已缺以已多相亂者次缺形

近之譌序下正義云以管蔡已缺即用此述毛語也當據彼正之

言兄弟人恩至厚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之案所改非也人恩見鄭表記注

則當求以相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耽當作助形近之譌

況也永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歎作嘆唐石經亦作嘆案釋文作歎十行本依之改也又唐石

經況字後改案釋文云況也或作兄非也段玉裁云此桑柔召旻及今文尚書母兄曰則兄曰正同作兄是作況非

勿有雖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有字案相臺本誤也每有雖也箋用釋訓文皇皇者

華正義云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乃槩括此箋不當據之刪也下箋云雖有善同門來雖即每有也雖下之有非經中之有亦殷其雷傳箋此字之比考文古本作每有雖有更誤○按舊校非也無有字為是箋正用皇皇者華傳

茲對也唯長嘆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之誤也非也凡正義於說經

必順其文此順經云況也耳下經丞也正義云雖久也亦順經可證○按對字非經中所有則舊說亦非浦云也當作之為是正義用箋語耳

外禦其務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釋文外禦魚呂反與定本同正義云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

集注亦然是正義本經作御字

箋云禦禁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禦禁定本也見上正義云俗本以傳禦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此正

義當有誤詳下段玉裁云此傳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闕而外禦侮也本國語爾雅各本誤衍箋云非也定本改御禦為禦禁不知御禦見於谷風傳矣正義疑爾雅有禦禁而無御禦不知爾雅御禦禁三字互訓

亦有朋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朋者當作同志形近之譌耳

俗本以傳禦為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俗本以傳為御禦誤倒禦字於為字上也

兄弟尚恩怡怡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正

義本作熙熙也詳下

朋友以義切切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惇惇然正義云

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又云論語云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

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惇惇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惇

惇依論語則俗本誤考此當是毛所據論語自作熙熙節

節耳定本乃改之以合於其時行世之論語非也切切節

節然又見伐木正義

飫非公朝私飫飲酒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下飫字衍從爾雅疏按是也此

誤衍耳見下

周語有王公立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語至立剗添者一字考此當是因上可衍

飫而脫去一字後就而補之仍未去其衍字也

至意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至作志案志字是也

族人者入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皆形近之譌

族人皆侍終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日誤日以特性注考之是也

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已上浦鏗云脫

祭字又云衍下也字從儀禮經傳通解按非也通解多以意增刪不可據也

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宗誤室是也

宜爾家室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家室作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室家者是也禮記引

同以家帑圖乎為韻唐石經可據也正義云然後宜汝之室家亦其證

今讀音孛也

補釋文校勘記云通志堂本盧本奴子二字并作孛云孛字舊誤分為奴子兩字今改正

案所改謬甚音奴者對上吐蕩反而言也子也者載傳也奴字句絕子也別為句今注疏本并作孛尤誤小字本相臺本所附皆但云帑音奴二本之例傳箋文不復出然則其讀釋文尙未失句逗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三

飛一 春國圖氏 國百缺圖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疏

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

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悃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釋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先

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
友故先言朋友以見摠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為二事天
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
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
序則以詩本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為燕食說王
不得不自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
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
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
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內
之於治丙之篇故為此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木丁丁鳥鳴嚶嚶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

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
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

○丁丁陟耕反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幽深喬高也箋云遷徙也謂鄉時之

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喬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其驕反鄉木又作鼻同許亮反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

復扶又反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矧況也箋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況是人乎可不求之○相息亮反矧尸忍反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

箋云以可否則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

功疏

伐木至且平○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為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

也○然為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也○然為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

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

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為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

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馬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為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

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為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宜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

然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為其鳴矣作求

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爲異耳。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顛顛叩叩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與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箋丁丁至連言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與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卽云嚶嚶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摠言丁丁嚶嚶爲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嘽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灑酒文連伐木是酒爲伐木而設卽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

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
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
紀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
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
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
也言嚶嚶兩鳥鳴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
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為兩鳥其實
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
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
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
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也

伐木許許

酒有藇

許許棟貌以篚曰醜以藪曰滑藇美貌箋云此言
許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醜之本其故也

○許沈呼古反醜徐所宜反又所餘反葛洪所寄反謂以篚
盪酒盪音鹿藇音敍又羊汝反棟字廢反又側儿反藪素口

反曰滑**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
思敍反

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寧
者箋云速名也有酒有羜今以名族之飲酒。羜直呂反

適不來微我弗顧

微無也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

於粢

酒埽陳饋八簋

粢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入簋箋云粢然已灑擗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祀於

如字舊音烏粢采旦反酒所懈反徐所寄反埽素報反饋其位反簋居偉反灑所蟹反又所懈反擗本又作拚甫問反食

音嗣既^音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音

也疏

伐木至有咎。毛以為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勵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

磋之故舊今以筐醜其酒有蕝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斄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粢然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既有肥斄之牲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為設燕食兼有焉。鄭以嚮時與交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許許至曰滑。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

明在阪伐之爲聲而有柿也以筐曰醜以藪曰涇者筐竹器也藪草也澆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爲說因醜言涇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傳狩未至仁者。正義曰釋畜云未成羊曰狩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狩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節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

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
為尊祀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
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
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
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霸功王又
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
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
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
策命薛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
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
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
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
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
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
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
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
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薛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
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
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

之國故擊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
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
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尙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
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燮父
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
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
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旣大國世作盟主故
變稱伯父耳尙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
周之勲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
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
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
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
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旣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
父舅爲天子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
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
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
箋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斝名族人飲之蓋是燕
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
斝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
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斝者天子之禮異

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
 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
 ○箋陳其至食禮。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
 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為
 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
 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
 云謂殮饗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
 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
 牢者六簋上肥羜醢酒為燕禮此是食禮五陳之也知是食
 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
 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
 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殺獨陳入簋假令與上醢酒并為一
 事亦不得為饗禮何者饗亨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羜
 也但於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粢酒埽以速諸
 舅明二者又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
 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

木于阪醜酒有衍
 行美貌箋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籩豆有踐

兄弟無遠
 箋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餼以愆

餽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餼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餼音侯爾雅云養餼食也愆起虔反訕於諫反饌士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湑舊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湑舊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湑本又作醕思敘反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舊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艸沛子礼反。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然為我與舞蹲蹲然謂以樂樂

已。坎如字說文作護音同云舞曲也蹲七句反本或作蹲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為于偽反下同樂樂上音岳

下音洛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箋云迨及也此又述王

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疏伐木至湑矣。毛以為伐木醉之意。迨音待間音開於阪以驚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醜其酒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

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餼之食不分於

人以獲愆過乾餼之食尚以獲愆况天子之饌可不名親戚
 令之恨乎故盡名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
 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
 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與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
 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已卒
 有閒暇而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以不醉是王之恩厚也。
 鄭以盞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為異餘同。箋兄弟父至母之
 黨。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為父黨則諸舅為母黨此言兄弟
 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礼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摠上
 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
 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
 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
 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
 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是母黨為兄弟
 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
 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壻之父為姻兄
 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弁
 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
 若然兄弟摠弁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
 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為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

非燕族人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箋反可以恨兄弟乎。正義曰定恨作限恐非也。傳酤一宿酒。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箋為我至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為之鼓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筯而摠于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

答其歌。下下俱戶

疏

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

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祜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

遺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為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詩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堅也箋云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

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

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必以反單毛都但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注同。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庶眾也箋云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眾也。疏天保至不

庶。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為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生業且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

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眾多也每物

眾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為盡厚天下為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

詔辭猶不亦宜乎。箋云使至于之。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于之言。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于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天保定

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箋云福穀祿罄盡也。其宜受天之多祿。戩子淺反。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箋云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汲已及反。疏天保至

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

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

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天保定爾以莫不興。箋云興盛也。無

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廣厚也。高平曰陸

大陵曰阜。大阜曰陵。

箋云此言其福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箋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

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縱足用反長張丈反○**疏**傳高平至曰陵。正義曰釋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

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箋此言至高

大。正義曰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官遺人注云少

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有限言三十里吉蠲

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為少多耳此則無例也。吉蠲

為饗是用孝享吉善蠲絜也饗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蠲古玄反舊音堅饗尺志反享

許丈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

反。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

稷至諸盥。禴本又作酌餘若反祠嗣君曰卜爾萬壽

絲反烝之丞反盥直留反周大王父名

君曰卜爾萬壽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小子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

無疆

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小子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

之尸煨予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

疏

吉蠲至無疆。毛以王既為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

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福先君

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爲先公言爲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箋謂將祭祀。正義曰以下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傳春曰。至曰烝。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酌新菜。可灼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箋公先至諸盥。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尙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盥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盥至不密。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密。至諸盥。天作箋云。諸盥至不密。所

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
皆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為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
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盥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
組紺即諸盥大王父也一上一一下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
至諸盥天作箋諸盥至不窋亦一上一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
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為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
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
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盥者傳
以公為事箋易之為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
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傳先君至象神。正義曰以經陳
祭事故君為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釋君者
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
云君曰卜爾者尸擬主人傳神辭也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
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擬主人也尸神象
郊特
牲文
神之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
謂也。弔都歷反詒
以之反遺唯季反。民之質矣日思飲食
質成也箋云
平以禮飲食相燕樂
而已。燕樂音洛。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百姓百官族
姓也箋云黎

眾也羣眾百姓編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編音遍

疏

神之至爾德。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

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為樂其羣眾百姓之臣編皆為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為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

升

恆弦升出也言俱進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恆本亦作維同占鄧反沈古恆反。

如

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騫起度反

如松栢之茂無不

爾或承

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栢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疏

如月至或承

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

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栢之木枝葉恆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栢之

葉新故相承代常無彫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恆無衰也。箋月上至就明。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

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鬼而出漸

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經字作恆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杜杜以勤

歸也

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

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杜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杜杜以休息之○薇音微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玁本或作檢音險狁音允本亦作允難乃且反注皆同將率了亮反下所類反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勞力

報反後篇勞還皆同林大計反

疏

采薇六章章六句至勤歸。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遣守衛

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玁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為難非獨周也故即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為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勅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為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名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為愧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為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為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摠序往反六章皆為遣戍役也以主遣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

辭以作詩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出車以勞還林
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
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
嚮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杜序云勞
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
車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
所以省文也。箋文王至息之。正義曰西方曰戎夷是總
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
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文王
之命命其屬爲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
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
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
慙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
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卽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
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玁狁
大故以爲始以爲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
作者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
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
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
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卽命之但往克敵功德益高入

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薇爲行期而言作
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
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矣二章傳曰
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
應以三章爲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
久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鄭脆脆同也莊
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
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
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
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爲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薇菜作生

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也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
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下重敘
同。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箋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

期定其心也。莫音暮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

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

居玁狁之故

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

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獵狃之難故曉之也。疏 采薇至之故。正義曰文王將

以出伐豫戒戎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

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

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獵狃之故又不得閒暇而跪處者亦由獵狃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

怒寇也。箋西伯至行期。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辟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

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

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偏不暇待秋故也。箋莫晚至其心。正義曰集本定本

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

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

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為法然若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

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為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為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獫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費費永久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甯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采

薇采薇薇亦柔止

柔始生也箋云柔謂脆晚之時。晚七歲反晚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箋云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

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

箋云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聘問也箋

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靡使如字本又作靡所。

疏

采薇至歸聘。正義

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

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

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箋柔謂至脆晚之時。正義曰定本作脆腴之時。傳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綿箋云小聘問以卿大夫殊其文故為大小耳。采薇

采薇薇亦剛止少而剛也箋云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

止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坤本亦作叺困魂反。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箋云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

來疾病來至也箋云我戎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疚久又反。疏傳陽歷陽月。正義曰毛以陽

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為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

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

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為然。箋十月至為陽。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

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也定本無為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為嫌

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陰陽而得陽名者以分
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恆
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
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
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嫌之嫌
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濂濂雜也陰謂此
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知
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已至
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嫌於無陽爲心邊兼鄭
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卽是鄭玄之徒其注爾
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爲陽是也○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爾華盛貌

箋云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爾乃禮反注同說文作薺○彼路斯何

君子之車箋云斯此也戎車旣駕四牡業業業業然壯

也○業如字又魚及反或五盍反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捷勝也箋云

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疏
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三息斃反又如字疏

彼爾至三捷。正義曰：戍役之行，隨從將帥，故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為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所以勞也。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箋：三有至戰也。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曰：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物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

侵爲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鍾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
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
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
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
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
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
謂三者之中惟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
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
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騤騤

疆也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
役之所芘倚。騤求龜反腓符非反鄭必寐反倚其綺反舊
於蟻。四牡翼翼若象弭魚服。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未也
箋云弭弓反未擊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紘宜滑也
服矢服也。弭彌氏反紘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警
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箋云戒警
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
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日戒音越又人栗反警

音疏 駕彼至孔棘。毛以為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

景 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

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

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為之弭其矢

則以魚皮為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

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獾狃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

以勸之。鄭唯以戎車戍役之所庇倚為異餘同。傳駢辟

。正義曰傳文質畧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

依戎車也小人所駢亦當駢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

為庇言戍役之所庇倚謂依廕也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

室之所庇廕是也。傳象弭至魚皮。正義曰釋器云弓有

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

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以象

骨為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繩

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

皮為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

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

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可弓韃步

以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

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箋弭弓至矢服。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斃方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斃戾之處以象骨爲之也傳云解紛不知解何繩之紛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紛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尙書左不攻於左汝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紛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紛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爲代御者解紛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人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是矢器謂之服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箋云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

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昔韓詩云昔始也雨于付反霏芳菲反說音

悅。行道遲遲載渴載飢遲遲長遠也箋云行反在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疏昔我至我哀。正義曰此遣戍

役豫敘得還之日摠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箋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三

泰西圖

精中藏禮中精

毛詩注疏校勘記

九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伐木

而後言父舅先兄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先誤及案此當重父舅二字別以父舅先兄弟五

字為一句

是此篇皆有義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傳意以此伐木鳥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當作彼彼者彼爾雅也

具解丁丁嚶嚶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具當作其形近之譌

伐木許許

小字本相臺本正義云其柿許許然下文同釋文云許許呼古反

是其本皆作許不從水後漢書朱穆傳顏氏家訓書證引作許許節沈所云呼古反是也讀許為許遂破為許而引之凡

羣書引詩文多不同者往往類此非毛氏詩別有作許之本唐石經初刻誤所謂字體乖師法也

許許柿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柿作柿案

柿字是也五經文字云柿芳吹反見詩注謂此也說文棣削木札樸也從木米聲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柿

不誤閩本以下皆誤為柿釋文云柿孚廢反又側儿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即宜從束非也因又并誤大字為柿詳後考證

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言下許字作前考文古

本同案前字是也正義云鄭以嚮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以嚮時解前者也

今以召族之飲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考文一本同案人字是也

以許許非聲之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非七月正義云冲冲非貌非聲是其比也

東西二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非記文疑衍非也正義說以上記文是東西二伯

以下記文乃州牧之伯所以曉人也但伯下當脫是也二字因此脫而下文乃衍禮記二字矣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禮記二字當衍是也

昔伯舅大公佐我先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佐當作佑左傳作右

而周公之國故擊繫伯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上當脫不字擊衍字也凡一脫

一衍多是寫書人自覺其誤而如此後遂忘更正耳山井鼎云擊作事當是剗也

王曰父義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義誤義是也

上大夫六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八誤六是也

欲令族人以不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以當無字誤是也

此言兄弟父舅二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兄弟下當脫摠上二字是也

同姓摠上王之同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摠上二字當衍文是也

正義曰定帳作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定下當有本字

伐木六章章六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章六句

正義又云燕故舊卽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卽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天保

此鹿鳴至伐木於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生業日隆

閩本明監本毛本生誤王

卽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予正義作與予與古今字易

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又云故云皆開出于之此云開出于之仍作予複舉箋而順其文不同此例考文古本改箋亦作與誤采此所易之今字

大陵曰阜

小字本相臺本陵作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陸字是也

多曰積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積字當作異謂此箋以委積皆爲多似與彼注分委積爲

多少者異盧文昭云其上當有脫文浦鐘云積及下當
粟米者有限凡七字疑衍皆非

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閩本明監本毛本予誤于

要以所改有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亦誤以是也盧文昭云爾雅疏作亦

故省文以宛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宛當作婉

言法效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效誤効案効即效訛俗字也餘同此

如月之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恒作恒是正義本作恒字也釋文云恒本亦作恒恒

繩字同考工記恆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恒讀為繫繩之繩繩

繩亦同見廣韻考此經字說文二部引詩曰如月之恒當以集注定本為長

如日月之上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日當衍字是也

如日之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出上當有始字因上文衍日而此脫也

月去日已當二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當作一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為一次月去日

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三日去合朔二日月去日二十四度十四分近一次故曰已當一次

集本定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集本當集注之誤後並同是也

○采薇

章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六是也

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率正義作帥率帥古今字易而說

之也例見前餘同此釋文云率本亦作帥非正義本也正義上文複舉序云命其屬為將率仍作率是其證○案舊校非也

文王為愧之情深

閩本明監本毛本愧作恤案所改是也

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為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

故知以文王之命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之命誤倒案十行本知以文剏添者一字是文寧衍也也序云以天子之命可證言王者順上云事殷王也

周正月丙子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愬當朔字誤是也縣正義引無此字

歲亦莫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釋文云莫本或作暮依此或東方未明蟋蟀小明雲漢經諸莫字正義本皆作暮但未有明文不可意必求之也

今薇菜生而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菜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歲亦莫止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莫當作暮下標起止箋莫晚同

然若出車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若二字當倒

蹙費永久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久字當衍是也

謂脆脆之時毛本脆誤晚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釋文云脆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毛本偶合其誤五

經文字肉部云脆腕見詩注謂此也內則注作婉又作免
皆同正義云定本作脆腴之時當以正義釋文木爲長
靡使歸聘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靡所
考正義云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是正義本作使字
又作本因箋無所使歸問而誤耳

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脫
始得歸三字

故綿箋云小聘問閩本明監本毛本綿誤歸案問上浦
鏗云當脫曰字是也

故以名此月爲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
云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

焉當以定木爲長

實陰陽而得陽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陽字當
作月

爲其嫌於無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嫌下正
義云且文言嫌於無陽爲心邊兼可證

又無字當衍

故稱陽焉閩本明監本同案陽當作龍

鄭云嫌讀如羣公嫌之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嫌二嫌字皆當作嫌下正義云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可證。按羣公嫌即今公

羊傳之羣公廩也作廩者非古本

讀者失之故作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謙當作謙

且文言嫌於無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字當衍

故將帥之車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在將字上錯在車下

賊賢害仁則伐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民誤仁是也所父正義引作民

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入誤人案山井鼎云故恐攻誤

是也

腓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作避釋文腓下云毛云避也皆易字之例

所以解紒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紒與結義同釋文云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段玉裁云說文弭下作紛以紛爲長

宜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滑作骨十行本初刻滑剗改骨案滑字是也

豈不日戒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初刻曰後改曰案釋文云曰音越又人栗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字卽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曰字

豈不日相警戒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曰正義中同

左傳云公室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室作族爲是是也

今以爲可弓韃步义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鏡云可衍字是也

說文云譬方結反云弓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反云弓剗添者一字

是云字衍也方結反三字旁行細書正義自爲音例如此不知者以之入正文乃誤加云字○按此引說文音

隱語非自爲音

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以弓必須滑故用象骨誤倒錯

之也

夏官司弓人職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矢誤人是也

戍止而謂始反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作戍役止云定本無役字於理是也

事得還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反此正義作返亦是易而說之以反返爲古今字也上正義

多作反當是爲後人依注改耳

則渴則有飢

閩本明監本毛本渴上有有字案所補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五之四

三

毛詩注疏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出車勞還率也

造將率及戎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之也禮記曰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出車六章章八句

詩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箋遣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

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戎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戎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

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杖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

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

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為將仍在國未行也

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旌旒旣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旣

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畧五月
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獫狁獫狁
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
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獫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
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
二方大定乃始還帥卒章言其迴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
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
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為小到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
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牧
音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箋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
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名已將

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
乃名將率將率尊也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

難維其棘矣
僕夫御夫也箋云棘急也王命名已已即
名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名

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難乃
且反注及下皆同裝側良反本又作莊。**疏**我出至棘矣
○正義曰文

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今既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
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

名已謂我來爲將帥矣我得王命卽自名彼僕御之夫謂之
今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卽使裝載者以王家之士
多危難其名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也以王命
不辭卽名僕夫忠也知自急難欲疾趨之敬也序其忠敬以
慰勞之。傳出車至牧地。正義曰以言于彼牧矣故知出
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
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
牧仍有在廐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
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廐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卽以在
廐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強在廐不必征
馬故不用焉。箋上我至自謂。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
勞之則我車馬爲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將帥自謂也以天
子之命名已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我殷王也時
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爲將帥出車纔訖王卽
命已爲將則將帥之車爲己所乘復從後本之故云我車也
。傳僕夫御夫也。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
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戎車從車注云戎車象路之副從
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
維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
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

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卿兼官其長者為戎僕小者為御夫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

建彼旄矣

龜蛇曰旄旄干旄箋云設旄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

遠郊。旄音兆旄音毛屬音燭致也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

鳥隼曰旟旆旆旆垂貌。

旟音餘旆滿貝反隼息允反旆音雷

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箋云況茲也將率既受命

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情七小反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憔悴遙反憂其

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

疏

我出至況瘁。正道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

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旄而屬之於旄之上干矣

以屬旄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旄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旟旐

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

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旄彼旄者凡兩事者
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皆此類也。傳
龜蛇曰旄。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旟交龍為旂皆周
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
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
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
帥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帥皆
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
旄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眾所
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
旒百官載旟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旒者以其將羨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
衛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仲為將專行若以文王
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
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為天子法則
南仲一人或建旒下云旒旒中央旒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
載旒或載旟故此經所陳唯旒旟旛三物而已軍吏載旗則
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傳旒旒旒垂貌。
正義曰定本云旒旒旒垂貌多一旒字又箋云王命南仲
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王命南仲

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

獾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箋云王使南仲為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央本

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近附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獾狁于襄

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云此我戎役也戎役築壘而美

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如字本或作攘如羊反。

疏王命至于襄。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王文王命以殷王

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於旐鮮明央

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為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戎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

之南仲從此征獾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為戎役所美所以可知嘉也。傳朔方近獾狁之國。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

方是北方近獾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

其廣號此有云方即朔方也。箋云往築至軍壘。正義曰知為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

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
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
散則城築通故此築
軍壘亦謂之城也。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

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
塗凍釋也箋云黍稷方華朔方

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
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雨雪于付反又如字 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疏 昔我

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
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獫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

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塗泥
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

其間不得間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
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

汝既如此誠為勞苦。箋黍稷至休息。正義曰月令孟秋
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

地六月時者明此為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
以此時出壘征伐獫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獫狁于襄此即云

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獫狁也既伐獫狁而下
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為
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
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
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違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簡
書至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
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隣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
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兵
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嘒嘒草蟲趨趨

阜螽

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
侯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

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
見而興之。嘒於遙反趨吐歷反螽音終躍音藥嚮許亮反
或作鄉音伺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忡勅
中反降戶江反又如字注下皆同。赫赫南仲

薄伐西戎

疏 嘒嘒至西戎。正義曰南仲以平獫狁將
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

侯閩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嘒嘒然為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趨趨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蟲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蟲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箋草蟲鳴晚秋之時。正義曰知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為諸侯嚮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獫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獫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為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春日遲遲卉

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

歸

卉草也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

○卉許貴反萋七西反喈音皆芣音煩祁巨移反訊音信赫

赫南仲獫狁于夷

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

以為始

疏 春日至于夷。正義曰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戌

以為終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啾啾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蘩
菜之人祁祁然眾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囚可言
問者及所獲之眾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
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
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傳訊辭箋訊言至詳之。正
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為言
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
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
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
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蘩事也并
以四者記時是戌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
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
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戌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
檢上下為三月采蘩為豳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

出車十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還役也

役戌役也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

與也皖實

貌秋杜猶得其時蕃滋役
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

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
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

遑止箋云十月為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
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開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

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疏有秋
云歲亦莫止。開音閑說音悅莫音暮本亦作暮疏至遑

止。正義曰文王勞還役言汝等在列妻皆思汝言有秋然
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觀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

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秋杜之不如所
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致繼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

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
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為征夫而今已開暇且應歸矣

而尚不歸所以憂傷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箋云傷悲者念其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

止室家踰時則思。正義曰傳思息嗣反又如字疏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

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陟彼北山言采其
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杞

起音檀車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憚憚貌瘡瘡貌

云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檀徒丹反憚尺善反又勅丹反
說文云車倣也從巾單韓詩作縶音同瘡古緩反倣婢世反

罷音疏陟彼至不遠。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

得故升彼北山之上我采其杞木之菜杞木本非
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

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故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
實夫也謂之父母也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

木之役車今憚憚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瘡瘡然疲征夫之
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已念之。箋杞非至君

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以望
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

憂我父母謂夫為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
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傳檀車役車。正義曰此戎役
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

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箋云匪非疾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

為恤 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 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近征夫如

今近耳。疏 匪載至邇止。毛以為文王勞戍役言汝之繇直又反。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

非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不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由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

多為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舉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

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異餘同。傳會人占之。正義曰傳以會之言是會聚

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口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為會人占之筮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為占則文皆空設偕

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杅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

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

而歌之。麗力馳反下同上時掌

疏

魚麗六章上三章章四句下三章章二句

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

至神明矣。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鱉皆得所

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爲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

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

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

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

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有

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祀也可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內謂至歌之。正義曰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魚麗于留鯨鯨麗歷也留曲梁也鯨鮪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罾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待其所然留音柳鱗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鱗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鯨音沙亦作魴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鯨石鮪也鮪待何反大平音泰暴蒲卜反不操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豺仕皆反獺物鎋反又侘末反漁音魚一本作斲同取魚也尉音畏麇亡兮反本

魚麗于留鯨鯨

麗歷也留曲梁也鯨鮪也

或作麀同卯魯短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
又新勒反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苦音古○君

子有酒旨且多

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

則疏

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笱者是鱠鯊之大魚

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旣旨美且魚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是萬物盛多能備祀也○傳留曲至所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爲留是留曲梁也釋器曰簠婦之笱謂之留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留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爲留也釋器注孫炎曰留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簿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鱣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鱣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鱣鮓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鱣鯊之大魚是衆多也魚所以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天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

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
風疾卽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
北風冬風之摠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
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鄭云謂建亥之月今
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
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
風又甚草木枝折葉墮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
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誤字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
令季秋伐薪爲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
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
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
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
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旣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
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
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
類上文爲孟冬矣鷹隼擊然後爵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取
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
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爲鳩其變從五月

始至八月當全爲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
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爲鷹順
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爲鷹而爵羅設故據
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爲鷹得在八月言爵羅設則非八月之
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
豺獺相對爲十月事也言爵羅設者說文云爵捕鳥網則是
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旣言取
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
之使迺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
不迺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麇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
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麇天鳥翼穀卵王
制直言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示人禁取麇卵是尊卑皆
禁也但急於春夏緩於秋冬差可爲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
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麇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
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礼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
不麇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下各爲等
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春田不圍
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
之自然不得迺也士不隱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
當中皆隱塞亦爲盡物也庶人不撻罟謂罟目不得撻之使

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
古今名異逐世移耳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

疏傳鰓鮒。正義曰釋魚有鰓鮒郭璞曰鰓今鰓額白魚也鮒別名鰓孫炎以為鰓鮒一魚鰓鮒一魚郭璞以為

鰓鮒鰓鮒四者各為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物甘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

善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古哀反白華孝子之

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南陔至黍稷。正義

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其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礼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有其義而亡

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礼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予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疏 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縣音玄編必先反見賢遍反。○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箋云三篇至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礼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謏言鄉飲酒燕礼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礼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今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得爲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又解

爲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以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中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礼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荅臧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礼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闕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隱尤甚礼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唐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上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

九之四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出車

作出車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下浦鏜云脫者字是也

乃始還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帥當作師形近之譌

爲小到耳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到作別案當作倒正義例用倒也

戎僕掌御戎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戎當作貳因別體字貳作式形近而譌也

以此云維其載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之誤維其是也

或卿兼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卿當作卽形近之譌

將帥旣受命行乃乘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帥作率馬作焉案率字焉字是

也

旆旆旆垂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旆旆旆垂貌是其證正義下云定本旆旆

旆垂貌如其所言不為有異當作定本云旆旆旆旆垂貌上旆旆經文也下旆旆垂貌謂繼旆曰旆者也故下云多一旆字也釋文以旆垂作音或與正義本同與定本不同各本正義皆誤

僕夫況瘁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況瘁釋文云況瘁本亦作萃依注作瘁考此當是經

本作萃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箋之例也釋文云依注作瘁似乎未晰也四月釋文盡瘁本又作萃下篇同亦其證

憂其馬之不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釋文云憂其馬

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考憂其馬之政謂憂非其馬之政也段玉裁云用甘誓文是也當以定本為長

滋益憔悴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茲正義作滋茲滋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傳龜蛇曰旒

明監本毛本脫○閩本缺

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城案此築於者經之城

于

其所建於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旄誤於是也

欲今赫赫

補毛本今作令案令字是也

○杖杜

有睨其實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睨作睨案釋文云字從日或作目邊又見大東經睨彼牽牛字同

女心傷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女誤汝毛本初刻同後改女

有睨然其實

閩本明監本毛本睨作睨案所改是也

謂之父母也已尊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由讀下屬

○魚麗

終於逸樂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終於逸樂釋文云逸本或作佚考文古本作佚采釋文

文武並有者

補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言字之譌

鱸楊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小字本十行本是也正義中同釋文鱸下云楊也

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各本皆誤正義云草木不折不

芟斤斧不入山林下云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

不字釋文云一本作草木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考此則

今誤合兩本為一當是經注本始依定本作不操斧斤斤

下無不字後不知者以正義本不字竄入遂不可通定本

以不操下屬正義本以不芟上屬相臺本每四字為一句

亦非此當從正義本正義以定本為誤者最得之也

士不隱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隱塞者為梁止可為防

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正義本作隱其本又作偃者

即今之堰字周禮戲人注水偃谷風正義引作水堰

庶人不數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庶人不摠罟者謂罟目不得摠之使小又云集注

摠作纓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釋文以不數作音曲
定本同考九戛傳作纓罟釋文云字又作總是製總同字
摠又總之別體當以正義本爲長

然則曲簿也以簿爲魚笥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簿字皆作薄案上引爾雅注作薄薄

字是也

無不談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談字二字當倒是也

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

閩本明監本毛本斤斧誤倒案正義本傳作斤斧十行本

不談不知者以定本改之非也

不得圍之使迺

閩本作迺俗字也明監本毛本作匝正字也

但不麤耳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麤當作匝

獸長麤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天誤麤案天卽麤字之假借不知者以今國語改之○按改麤是也

鳥翼殼卵

閩本明監本毛本殼誤殼案殼當是殼之假借

三章則似酒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似下衍酒美二字案三章二字亦衍涉下文而誤也

鯉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鯛直豕反鯉下云鯛也正義云徧檢諸本或作鯉鯉或作鯉鯉又云或

有本作鯉鯉者定本鯉鯛與鯉音同考此正義引舍人

曰鯉名鯉下正義引孫炎鯉鯉一魚釋文鮎下云毛及前

儒鯉為鮎是傳正取爾雅為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鮎

為是作鯛者乃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鯉鯉各為一魚也作

鯉者依說文鯉鯉也所改皆非傳意

又與舍人不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誤有案爾雅疏即取此正作不

郭璞以為鯉鮎鯉鯛四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鯛當作鮎

○南陔白華華黍

鼓南北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磬誤鼓与鄉飲酒禮是也

又解爲亡而義得存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爲當作

各置於其篇亡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端卽複舉注文也

則止鹿鳴一篇是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什

而鄉飲酒之禮注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燕字誤是也

禮樂之書稍廢棄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稍下浦鏜云脫一稍字以鄉飲酒燕禮二注考之

浦校是也